

# 建國初期內蒙古 新蒙文改革始末

• 段世雄

**摘要：**建國之初內蒙古實行的新蒙文改革，與政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。本文梳理了在1950年代中共緩步推進文字改革的大背景下，內蒙古推行新蒙文從決策的醞釀、拍板，到政策的制訂、出台，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。對於選擇何種改革方案，特別是基礎方言、標準音的選定，中共內蒙古黨委內部，以及內蒙古黨委與蘇聯專家之間，都出現過明顯的意見分歧。內蒙古蒙文改用西里爾字母後，新疆的哈薩克、維吾爾等民族也相繼跟隨。1958年初《漢語拼音方案》出台後，新疆諸民族改用同漢語拼音一樣的拉丁字母，內蒙古在停止使用新蒙文後則沒有走拉丁化道路，反而決定繼續使用舊蒙文，延續至今。

**關鍵詞：**內蒙古 文字改革 烏蘭夫 舊蒙文(傳統蒙文) 新蒙文(西里爾蒙文)

蘇東劇變以來，蒙古國內不斷有人呼籲改革現行的新蒙文(西里爾蒙文)，轉用舊蒙文(傳統蒙文)或拉丁蒙文<sup>①</sup>。2020年3月18日，蒙古國政府正式通過《蒙古文字國家大綱》，決定從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文<sup>②</sup>。目前已經有一些學者對該國傳統蒙文復興的問題給予了關注<sup>③</sup>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內蒙古自治區在1955年決定摒棄舊蒙文，改用新蒙文；而到了1958年，又下令停止推行新蒙文，此後還一度考慮過採用拉丁蒙文，但最終仍繼續使用舊蒙文，延續至今。這中間的反覆搖擺，究竟是為甚麼？

關於這一問題，學界很早就有過討論。啟之(吳迪)注意到，從國際關係、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等方面考慮，內蒙古蒙文西里爾化，可能會增加其「親蘇疏中，親外疏漢」的離心傾向，所以在中共中央提出文字改革原則上應以拉丁字母為基礎之後，內蒙古便不得不叫停新蒙文改革<sup>④</sup>。達·巴特爾、安其樂在2018年合著了《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文字改革始末》，對內蒙古推行新

蒙文改革做了比較概括的研究。該書既利用了俄羅斯、蒙古兩國的檔案文獻，又利用了內蒙古檔案館藏檔，在語言和資料兩方面都具備相當的優勢；在解釋新蒙文改革失敗的原因時，作者側重於分析中蘇、中蒙關係以及國內政治形勢變動的影響<sup>⑤</sup>。劉曉原指出，中、蒙、蘇三方都企圖利用各自的文字改革方案來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；即使是中共內部，中央與內蒙古地方政府也在進行着民族政治的博弈<sup>⑥</sup>。

雖然學界對內蒙古新蒙文改革及相關問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，但若干基本性的問題仍有重新解讀的空間，涉及到某些具體問題和史實也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。比如，新蒙文改革從決策的醞釀、敲定，再到政策的制訂、出台，前前後後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和曲折？在內蒙古推行西里爾蒙文，牽涉中、蘇、蒙三個國家，出現過哪些學術上或文化上的爭論？與南部、西南部少數民族相比，包括蒙族在內的部分北方民族創製或改革文字的經歷，為何如此複雜？筆者希望本文多少能就上述問題做出一些自己的解釋。

## 一 新蒙文改革緣起

隨着蒙古民族的發展，蒙古文字也在不斷地演變。至十九世紀末，除新疆衛拉特蒙族使用托忒蒙文外，清朝境內大部分蒙族通常使用的都是傳統蒙文。這是因為，蒙族儘管人口不多，分布地域卻十分廣闊，不同方言之間差異較大。傳統蒙文作為一種「超方言的」書面文字，反倒能被各方接受，作為溝通聯絡各地蒙族的紐帶。相應地，它存在一些特點，如言文不一致，字母有詞首、詞中和詞尾的變化，一形多音、一音多形等。在學習和使用傳統蒙文時，這些特點經常引起種種不便，因此蒙族內部始終有一股改革的聲浪，也一直有人嘗試加以改良<sup>⑦</sup>。然而真正推動蒙文改革的，卻是來自蘇聯的新風。

1917年俄國「十月革命」後，列寧主張在蘇俄境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改革。1929年，蘇聯成立全蘇新字母中央委員會，創製拉丁化新文字進入高潮。1933年，蘇聯境內採用拉丁字母的民族已達七十個<sup>⑧</sup>。1931年1月，蘇聯扶持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（以下簡稱「外蒙古」）積極回應，決定「起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拉丁字母並取締舊蒙古文」，頒布了《蒙古新文字法》，正式付諸實施<sup>⑨</sup>。

列寧去世後，斯大林成為蘇聯乃至國際共運的新一代領袖。他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「世界革命」學說，將國際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同蘇聯的國家利益綁在一起，強調蘇聯利益的優先性。若繼續推行拉丁文字，勢必會動搖斯拉夫文字的主體地位，進而對佔蘇聯半數人口的俄羅斯族造成影響，甚至在俄羅斯內部，也展開了俄文拉丁化的討論，不少政府官員均表示支持<sup>⑩</sup>。從1937年開始，在斯大林的主導下，蘇聯境內使用拉丁字母的各少數民族陸續轉用西里爾字母，最終「放棄向國際看齊的拉丁化，改為向國內看齊的俄羅斯化」<sup>⑪</sup>。蘇聯用西里爾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政策，很快又波及到外蒙古。1941年2月